

## 拢翠庵的六安茶

楼耀福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拢翠庵妙玉请茶,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此话并无贬低六安茶之意,只是不合年事已高的贾母而已。”

六安茶产于安徽六安,故名,清朝时为朝廷贡品。今天的十大名茶之一六安瓜片,据地方史志记载,是在清中期从六安茶中的“齐山云雾”演变而来。当地人称:“齐山云雾,东起蟒蛇洞、西至蝙蝠洞、南达金盆照月、北连水晶庵。”六安瓜片的原产地在齐头山周围、大别山北麓的金寨和裕安两地。

2016年10月,我和文友们有一次六安之行,在六安城里用餐,饭店服务员用六安瓜片泡茶招待。我稍稍一看,笑说还是泡我的瓜片。服务员打开我的小茶罐,闻到香味就说:“你的茶好。”

我瞅着服务员,问她我的茶好在哪里?六安人都懂六安茶,她说我的茶是手工做的,而饭店的茶是机制的,“而且你的茶比我们的香”。

六安瓜片外形似瓜子形,单片,不带芽梗,自然平展,叶缘微翘,采摘时须将鲜叶“开面”,之后要除去芽头、茶梗,掰开嫩片、老片,分生锅熟锅两次杀青,生锅投量不能

多,多了,叶片易粘锅。

此外与别的绿茶不同,瓜片需烘焙三次,火温先低后高,特别是最后“拉老火”,炉火猛烈,火苗盈尺,抬篮走烘,一招一步,节奏紧扣,像是在跳双人舞,火功堪称一绝。

我笑笑,心想也是招待吃饭客人,用手工制作的六安茶,成本岂不太高?饭店老板怎么会舍得?

那天吃饭之前,我们去了苏埠镇,倒是原汁原味的古镇。一家名为“三顾茶坊”的店铺有一幅已褪色的广告,书有蝙蝠洞瓜片,纯手工,店门却紧闭。我只得快快离开。

六安市区的这家饭店隔壁是家茶铺,饭后与茶铺主人交流,方知蝙蝠洞瓜片乃六安瓜片中极品。蝙蝠洞位于齐头山南坡悬崖峭壁。齐头山是大别山的余脉,海拔800余米,绿树,怪石,溪流,飞瀑,云雾,薄雨,是茶生长的好环境。蝙蝠洞因有大量蝙蝠栖居而得名,人迹罕至。20世纪50年代有茶人,为调查六安瓜片茶树品种资源,曾攀山探洞,见洞内厚积的蝙蝠粪便松软如棉,致使这块土地尤其肥腴。白天难见蝙蝠,但静坐洞中还能听到蝙蝠飞来飞去

之声,如风吹过。洞口有野茶丛,据说是蝙蝠衔籽而生。我问:“你店里有蝙蝠洞瓜片吗?”他坦言没有,称产量极少,最高时要价几千元。此时我想起苏埠镇的那家大门紧闭的铺子,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敲一下门呢?我很有失之交臂的遗憾。

中国的茶太丰富。我真想去造访蝙蝠洞,只可惜那次是集体活动,身不由己。

六安瓜片的采摘期是在谷雨前后。第二年茶季,我在朋友圈见到南京有茶友实地造访蝙蝠洞,我很是心动,却被南京茶友劝阻,说那山峻路崎岖,“你年过七旬,肯定走不了”。我只得舍弃去蝙蝠洞的念头。

明代茶学家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明朝还有七律诗赞六安茶:“七碗清风自六安,每随佳兴入诗坛。纤芽出土春雷动,活火当炉夜雪残。陆羽旧经遗上品,高阳醉客避清欢。何日一酌中霖水?重试君谏小风团。”可见对六安茶评价都不低。

《红楼梦》中写到的茶有六安茶、老君眉、龙井茶、普洱茶、女儿茶、枫露茶、凤髓茶、杏仁茶、暹罗茶、千红一窟……其中,我们可以明确判定为绿茶的只有六安茶和龙井茶,而且出自曹雪芹笔下的唯有四十一回拢翠庵妙玉请茶中的六安茶,其珍贵由此可见。

## 就因为这点感觉

徐约维

来更廉价,没有一点惊喜感,没有一点盼头。“日子一眼就能看到80岁”。

很多时候,我们对另一半的失望、嫌弃,每每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我们潜意识里的诉求——虽然大多数人,包括吴红玫,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直到碰到赵显坤。

吴红玫看起来好说话,其实,她对自己生活不满。无论是父母重男轻女,还是职场唯唯诺诺;以及让她在关系里越来越没有理想和自信,越越越苟且的张小北。

窃以为,吴自幼缺爱。在原生家庭,她未被父母弟弟们好好爱过。所以,遇见张小北,就以身相许。后又被赵显坤的关怀击中。

男人对她一点点好,都会被放大成光环。吴越走近,始于赵一次偶然的工作问询。于是,她们多了一层校友的身份。后来是年终聚会,赵给在门口迎宾、见冻得不行的吴,递上一件自己的毛衣。再后来是赵无意探望改革小组,吴屈膝给赵系鞋带。那场面有点窘迫,但双方都没有抽离的意愿。吴红玫有点犹豫,有点刻意,也有点小撩(撩头发),赵显坤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再后来,是赵送吴回家。然后,就是吴下车,仰望天空的镜头。

赵显坤唤醒了她对生活的向往。

但她不是赵显坤的菜。苏筱倒有点是。苏筱的率真率直、横冲直撞;包括用心、用力;包括创造力,才是整日被一帮不

求进取,又虚与委蛇的公司老人包围的董事长的心头好。

而吴红玫,容貌能力包括人气度,都不如“闪闪发光”(吴红玫语)的苏筱。她最多的优势,在于随遇而安的性格,以及肯照顾人,能妥协(或曰没有主见),如水一般,随形赋能。而这一点,可能也是处于尔虞我诈,高处不胜寒的赵显坤的一种情绪出口:可以放下防御机制,简简单单说说家常话,享受一下有人帮系鞋带的尊贵。

所以,她充其量只是赵显坤身心疲惫需要的某种情绪价值,而且,是阶段性的。

而她,却沉浸其中。她那种蠢蠢欲动,想入非非的样子,不知让人说什么好。

她就是那种所谓的讨好型人格——但其实,讨好背后,也是藏有很大企望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说走就走。因为,张小北给不了她向往的日子。

讨好型人格,其实是一种蛮可怕的。在她俯首甘为孺子牛,温良恭俭让背后,不知藏多大的怨气与爆雷。窃以为,她介于老实与不老实之间,不自量力,又自作多情。

但即使是一飘而过的白云,也是她的精神蓝空,也是她内心的需要与抚慰。

也可能是很多观众关注她的深层次原因吧?因为,那是我们对生活的想入非非,那是我们内心的梦。

有点生,有点遥远,有点暧昧。我们把自己在生活里不敢做的事情,投射在她身上。

者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表现出大无畏奉献精神的一组有血有肉的群像;看到了松江区医疗战线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成果;看到了松江区退休老同志们,虽然退出了工作岗位,仍时刻关注着原工作单位和全区的发展,关注着人才队伍和青年干部的成长。我读了这位比较熟悉的老同志这篇饱含热情的文稿,似乎看到了此刻他的神情和内心。”

这一个又一个的“那天”,令我感动。更让我思考的是:《松江报》的读者群体里,有不少是中老年人,他们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之中,还向往和追求精神生活的富有;在文字里寻找生命的记忆,在文字里回味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这,他们的容颜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们的心里依然充满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而一个区级媒体能够得到百姓这样的追捧和热爱,更是少不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啊!

## 稻香深处

阿 屯

世上有一种芳香,蓄积着几千年无边无际、绵延不绝的乡愁,那是人们对农耕社会与农业文明的感激、寄托、怀念或者顿悟。这种香比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花草树木之香都要显得平和、亲切而又高贵,它带着大地的体温、丰收的味道以及母亲般的情怀,以故乡的气息、血液的姿态,沁入心肺,深入骨髓,它是芸芸众生终生必需的营养、依靠、温暖和力量——

那种香,就是稻香!它从“一川明月稻花香”“稻花香里说丰年”之类的古典诗词中飘来,成为个性鲜明的乡土符号,仿佛思载千里的乡恋标志,时时刻刻律动着我们的肉体与灵魂,给精神以独特的体贴和慰藉。

从小到大,我都痴痴地为稻香而陶醉,说不清是因为从中看到了白花花的米,还是被稻子上千年不灭的荣光所蛊惑、笼罩,总之,我深陷稻香之中不能自拔,分明在稻香里闻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汗水的味道,以及因大好收成带来的欢欣、幸福。每年春末夏初,秧苗新栽,稻田泛青,正所谓“雨细有痕秧正绿”。此后的每一天,老家

的原野到处勃发着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稻田里,一股股浓浓的蒸气蒸腾,那是拔节、分蘖、抽穗直至结实成熟的节奏,是庄稼生长的旋律,是草木生命的交响。每当盛夏与秋初时节,稻花盛开,万顷吐芳,“隔水风来知有意,为吹十里稻花香”。此刻,如能漫步田埂,任泥土清芬扑鼻、稻香令人沉醉,心旷神怡之中,哼一曲经典的《垄上行》,有蛙声伴奏、渠水共鸣,又何必舍近求远寻找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

世间亿万风物,若论微小而奇特,自以非稻花莫属。这细碎得极易被人忽略的花中精灵,带着淡黄似粉的颜色从争相饱满的稻穗中涨出,如同日益丰腴成熟的乡村少女羞红了脸庞暗自盘算着幸福的佳期。清人袁枚有诗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而在我眼中,这比苔花比米粒更



午后时光

朱蕊画

余光中先生写乡愁,充满诗情画意,“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对我而言,

乡愁大概就是饿了的时候想想母亲。虽然被大上海的风吹了五六年,却依然不改一个东北人的胃,每次定好回家的计划后,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回家后要怎样地大快朵颐。

习惯了晚睡,夜半时分对着电脑手机刷屏,不知不觉地进入美食的页面,饥肠辘辘的“胃”唤起“心”,一同进入思乡的氛围中。

没想到,彼时的某种食物,某种味道,辗转经年后,却是拿来思念的。

急景流年,时光荏苒。儿时的生活,早晨是一碗白米粥,几片馒头,一碟小咸菜,搭配简单而随意。虽然清淡,但吃起来爽口,入胃贴心。尤其是小咸菜,母亲亲自腌制,萝卜,小黄瓜,胡萝卜,芥菜疙瘩,切成细细的丝或小颗粒,配上葱花点

小的稻花,才是广袤的田间真正的牡丹,只是它们以量形成无与伦比的气势,以质夺取独占鳌头的先机。“一路稻花谁是主”,它们是秋天的宠儿,在秋阳烈日之下密密匝匝、耳鬓厮磨,仿佛在呼唤昔日的镰刀和现代的收割机,让人在稻香里嗅见了稻谷之香、米饭之香,生活之香、岁月之香。

多年来,我始终固执地以为,稻香是乡土之上生生不息的灵魂之根、精神之源,它就像另一种纽带,连接着亘古不变的情结,那是故乡的眷念、对从前的回忆。在我远离故土、蜷居城市的日日夜夜,我总会在文字里寻找一片稻田、催生一片稻花、珍藏一片稻香。如果说,稻麦五谷以及瓜果蔬菜,如同生我养我的母亲的乳汁,那么稻花、稻香之类就是联结在乡村与我们之间的脐带,是我们灵与肉之上永远无法去除的胎记。

“红萼影落前池净,绿稻香来野径频。终日官闲无一事,不妨长醉是游人。”有趣的是,台湾当红歌手周杰伦2008年曾创作并演唱过一首歌叫《稻香》,还获得过年度金曲奖。歌曲虽充满顽皮、逗趣的意味,却也不无人生的哲理与启迪。“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我想,稻香成河的乡村才是真正有血有肉有精气神的乡村,同样,只有经过稻香沐浴或者洗礼的人才会淡化名利、感到知足,最终拥有重情重义的内心和灵魂。让稻香、萤火虫以及乡间的歌谣等一切乡土的音符、意象,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梦想,一起飞扬,并成为我们一路前行的依靠和动力,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最初的美好”吧!

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在一首题为《蝟与蝻》的诗中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稻香深处,藏着人类和乡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谁能怀疑,那就是故乡的大地上一首永不死亡的诗歌呢?愿我等凡夫俗子及所有浑沌之身,都能在稻香深处觉醒甚至羽化,从此对包括稻香在内的故园草木、人间芳菲理解懂得、感激涕零。

## 華亭風

孙伟安书

## 胃知乡愁

小夏

级,美味极了。

在我“流落”大上海的这些年,每天忙得没时间做早餐,所以一直留恋这种简朴

的生活味道。每当我想吃家乡菜的时候,一定是想家了。先是和朋友抱怨吃不到酸菜白肉锅、小鸡炖蘑菇,然后再打电话给母亲,必定是饭点儿的时间,必定要问母亲吃的什么,好像母亲的饭菜香能顺着电波传过来似的,以解相思之苦。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回家,马上,立刻。

回想起曾经倚着门看母亲熬猪皮冻的情景,看着她打料,耐心地熬,凝固之际绝对是“见证奇迹的时候”。等有一天,我心有了安放的所在,大概会开始孜孜不倦地复制母亲的味道吧。

我常常想,如果时间能倒流该多好。母亲包的香椿饺子,夏天里焖的河鱼,秋天制的萝卜干,冬季腌的酸菜,那时候我和妹妹都没有离开家,一放学就钻进厨房问吃什么。如今妹妹也和我一样,总会有一些日子,想家乡菜想得“肝肠寸断”。

去年到厦门旅行,走在中山路上,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大声打电话:“没想到这里有酸辣粉卖,味道简直一模一样!”不知道女孩是不是个游客,反正她找到了想要的味道,是不是也在辣椒与油升腾的瞬间想起远方的家乡?

我知道,我们感叹的不光是食物的美味,还有时间的味道,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记忆的味道。我们的胃,也是一部时光机,是记忆的存储器,人间烟火里的人情冷暖,别有一番滋味。

记忆的另一头,我们仿佛看到祖先、父母、兄弟姊妹,激情的岁月中有他们熟悉的身影,一个个思乡的故事才有了更多的意味,在我们心里蜿蜒成一道清流,怀念并感恩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美好。

那天在小区道路上,已是80岁、身体硬朗的邻居王阿姨笑眯眯地走过来,招着手大声对我说:“老雷啊!你在《松江报》上写的《小花园里》的事情,我们几个老老年人都看了呀!写得真好!我们几个都讨论过,写得实事求是。现在啊,老人领小孩,有的一周领5天,有的一周一要领7天,蛮辛苦的;有的人家第一胎生了男孩,就不敢生第二胎了;有的喜欢住娘家,不去婆家,娘家只能承包下来;还有亲家在外地的,帮不上忙;再有啊,外地来领小孩的老人更不容易!幸亏上面幼托的政策越来越好啊!老雷啊!我们都喜欢看这些身边的事情。”

那天家里的座机铃声响起来,拿起话筒,80岁的老朋友老李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地说:“老雷啊!正在看你的文章《和老王聊天》,喜欢看,很亲切,知道了现在农民的小康生活。多写点啊!”

那天在小区里散步乘凉,75岁的邻居老顾,背心短裤,酒后的脸红扑扑,见我,站

周末在老家收拾房间,女儿从床下翻两只沾满灰尘和蛛网的纸包,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小时候玩的四角。女儿好奇地问我,四角是干什么的?这句话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来。

在我小时候,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女孩跳皮筋,男孩打四角,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四角是一种折纸玩具,折叠方法简单易学,将两张纸分别对折成长条状,相互交叉成十字形,再将四个顶端对折斜插进去,一个正方形的四角就做出来了。四角有两面,被两条折叠线平分为四瓣的一面是正面,另一面就是背面了。

四角的玩法有多种,最流行的方式是打四角,也叫甩四角。两个人一组,通过“剪刀石头布”决定先后手,后者者为防守方,将四角正面朝上放在地上。先手者为

## 那天……

雷黎光

定了说:“老雷啊!每次看《松江报》,都是先找找有没有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和我们的经历有共鸣啊。你的文章,接地气,看了舒服,又想起了我们的过去。”

那天去兰桥食堂吃饭,70岁的老同事张老师走过来,说:“雷老师,又看了你在《松江报》的文章《母亲做的布鞋》,我原原本本读给我的母亲听,她听了几遍后,说,过去是这样的,很真实,喜欢听经历过的那些生活。”

那天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闻办主任、区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陆忠新同志看了我在《松江报》上的文章《蘸着泪水,记录着》后,在平台上发了一条留言这样说:“从这篇《蘸着泪水,记录着》的作品中,看到了松江区医务工作

## 难忘童年打四角

朱卫东

进攻方,手持四角,朝着地上的四角用力甩打,地上的四角如果发生翻转,就算赢了。不转,后手接着打,直到翻转为止。打四角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其实很有学问,甩打的角度和力道都有很大的讲究,光凭蛮力是不行的。我有一次用力过猛,手指头碰在地上,擦破了一层皮,红肿了好几天。

打四角时间长了,我们总结了不少经验,攻守两端的都有。进攻时,我喜欢把衣服最下面的两只扣子解开,这样用力甩出的四角带有一股风,借助风的力量轻松

地把地上的四角翻过来。防守时,也有高招。最有效方法的是增加四角的重量,这样不容易被翻转。加重的方法很多,选用质地厚重的纸张,用多张纸折叠,还有在四角中夹上薄薄的铁片的。这样折出来的四角威力无比,甩起来,排山倒海,所向披靡;守起来,稳如泰山,“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我们把这种四角称为“老宝”,好比现代电子游戏中的大boss。这种四角往往是压轴的,不能轻易使用,一旦失守,就宣告彻底失败。

回想起那时候,我们的学习任务并不

紧张,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用于打四角。星期天、放学后、连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打起四角来,我们往往会忘记一切。曾经有一次,我和同班的明浩放学后,在校园里打四角。我们俩棋逢对手,一直打到天黑,父亲找到学校,也不肯罢休,相约明天再战。还有一次因为打四角,上学迟到,被班主任好一顿批评,书包里的四角全被没收。还有的同学为了折四角,差点撕光了作业本,更是被父母责骂。责骂归责骂,那时家长和学校倒也不强行禁止我们玩四角,毕竟在那个年月,能够提供给孩子们娱乐项目实在太多了。

给女儿谈起我童年时打四角的往事,女儿似懂非懂,玩腻了芭比娃娃和电动玩具的她实在无法理解一只小小的四角能有什么样的乐趣,让我如此痴迷。